宋會要

遼

全唐文

宋會要

契丹匈奴之種也世居潢水之南南距幽州千七百里
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唐光啓後其王欽
德乘中原多故侵畧諸部達靼奚室韋咸被驅役由是
放帳浸盛欽德政衰別部酋長邪律阿保機代其位先
是八部互立為主三年而代至阿保機遂恃强不受代
後唐天成元年卒偽謚大聖皇帝次子元帥太子德光
立二年始私建年號曰天顯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并州
藉其兵勢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
十六州以報之又改元會同少帝末南牧渡河偽稱大

遼死為謚嗣聖皇帝兄突欲子永康王兀欲立號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立五年為燕王述軋所殺述軋立虜衆不附共推德光子齊王述律立襲位殺述軋時周廣順六年也號天聖皇帝更名明改元應歷述律好睡國中目為睡王自世宗平三關虜氣遂衰治平二年十二月改今國號太祖建隆二年十月詔北面諸州禁邊民無得出塞盜馬先是五代以來募民盜戎人馬官給東頭供奉官劉琮為西頭供奉官賜襲衣銀帶器幣　十一月契丹偽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詔全興以書答之書云琮濫受君恩猥當邊任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切思南北兩地

古今所同焉常不世載歡盟時通贄幣往者晋氏後主政出多門或彼強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於是罹災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顧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爲與國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義遠布通悟洞垂鑒詳 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契丹遣馱附使克妙骨慎思等十二人奉書來聘其書稱契丹國詔東上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召見崇德殿賜襲衣金帶銷金皂羅帽烏皮鞾器幣二百銀鞍勒馬其從者十二人衣服器幣有差 二十八日晋王及宰臣百官以契丹通好請崇德殿稱賀帝謂宰相曰自晋漢以來北戎強盛蓋

由中朝無主以至晉帝蒙塵乃否之極也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凉德所致　先是涿州以來使書達于雄州孫全興稱克妙骨慎思至是啓書但云克慎思或云克是官號令姓氏與官俱未詳故兩存焉　二十九日詔契丹使於講武殿觀諸殿騎士習射令其二從者長屋六條首里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　三十日又宴於長春殿　七月遣西上閤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太常寺丞呂端副之　是始與中國交聘　八月契丹遣使左衛大將軍邪律霸德弓箭庫使堯盧骨通事左監門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一襲玉帶一御馬三并鞍轡帶甲馬五十賜冠帶器幣有差使副皆暈錦旋襴衣

一襲金帶一衣着百疋銀器百兩金鍍銀鞍轡馬一皂
羅銷金帽一鞾一通事衣一襲公服靴笏金帶幞頭絲
鞵衣着五十疋銀器五十兩銀鞍轡馬一小底高表二
人各紅錦旋襴金鍍銀帶銀器二十兩衣着三十疋軍
將馬群蹋馬越剌梅里等四十六人各中錦旋襴金鍍
金帶絲鞵銀器十兩衣着二十疋又賜通事使人二十
人各中錦旋襴銀帶銀器五兩衣着十疋書表已下隨
身十二人錦襖銀帶銀器三兩衣着五疋因令從獵出
郊及辭又賜衣服器幣以遣之　十二月契丹遣使耶
律爲正禮賓使蕭護里國通事左千牛衛將軍耿延正
進賀來年正月獻御衣一襲金帶一金鞍轡馬一銀花

鏤鞍轡馬一散馬七十匹烏戎等各獻朝見馬有差詔賜如八月惟副使減銀器五十兩通事止銀帶隨從又有舍利判官皮室通引之名所賜差損前數時初平江南李煜至闕下烏正在館閣之各獻名馬弓箭爲賀及入辭加賜金點鞢束帶皂花欵正袍暈錦紫綺綵器等物　九年正月幸北苑觀騎士與契丹國使騎射及辭人厚賜以遣之　二月契丹遣使耶律延顏來賀長春節獻御衣玉帶名馬二匹鞍勒副之散馬百匹白鶻二

十二月契丹遣使鞍轡庫使蕭蒲骨只及從人枯毛骨等奉慰書來聘修聘禮也命引進副使田守奇宴勞於城外恩賜如例及還又加賜銀器二百兩衣著二百

匹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契丹遣使蕭蒲泥禮王
兵等奉御衣金玉帶玉鞍勒馬金銀飾戎仗及馬百匹
來賀太宗皇帝登極又別奉御衣金帶鞍馬為賀正之
禮是日對泥禮等於崇德殿及其從者凡八十二人賜
衣帶器幣有差　四月又遣使鴻臚卿耶律敞等獻助
山陵馬三十匹又獻御衣三襲金帶二御馬三匹黃金
鞍勒副之金飾戎具一副　八月契丹小底迷訥辭還
本國詔賜窄衣金鞊鞢銀器百兩衣着百匹　十月四
日契丹遣使耶律阿摩里來賀乾明節獻御衣二襲金
玉帶各一馬百匹　是月十二日車駕幸子城西北隅
親衛士與其使觀射　十二月遣使太僕卿耶律迭列

禮賓副使王英以良馬方物賀正至上元召其使觀燈又宴崇德殿賜賚倍常及還又命儀鸞副使孫宴送至境上別賜其使大衣著百匹大銀器百兩副使半之三年十一月遣使太僕卿耶律諧里副使茶林副使王琛等獻御衣二襲金帶弓箭金鞍轡鐵鞍轡各一御馬四匹散馬百匹來賀乾明節　是月帝畋于朱延頊因令諧里從獵帝射中走兎諧里等貢馬為賀及辭日加賜如例復賜大銀器兩副漆器各一棹命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建送至境上　十二月契丹遣使蕭蒲骨只等以良馬方物來賀明年正月時帝幸玉津園又召其使令觀宴射　四年春車駕親征河東二月契丹遣

使耶律尚書棧刺梅里奉書問起居對于行在所賜梅里金帶銀鞍勒馬　三月石嶺關總管郭進言契丹率衆數萬騎寇石嶺關以援晉陽即出兵敗之　六月王師覩平河東七月下詔北征二十日車駕次東易州州即戎入所立偽刺史劉宇率官吏開門迎王師乞降賜以衣服錢帛慰撫之命宇為左驍衛將軍二十一日次涿州又降之二十三日駐蹕幽州城南之寶光寺契丹聞王師至不敢居城中凢萬餘衆屯于城北帝親率兵乘之斬千餘級餘黨遁去契丹渤海兵三百餘人及范陽軍三百餘來降名見賜錢帛撫之二十五日命諸將分兵攻城契丹鐵林都指揮使右廂主李札盧存以部

下兵來降二十六日幽州神武廳直鄉兵四百餘人來歸山後八軍偽瓷窯官三人以所授虜牌印來獻二十八日契丹民百人相率以牛酒迎犒王師　七月三日契丹偽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廷素率官屬十四人來降五日偽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來降自王師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傅城下定國軍節度宋偓攻南面尚食使侯昭愿副之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內供奉官江守均副之彰信軍節度劉遇東面儀鸞副使王賔副之定武軍節度孟元喆西面閑廄副使張守明副之凡十五日以士卒疲頓轉輸迴遠且虞戎至遂詔班師　十三日命定武軍節度孟元喆判四方館事梁

田□州刺史□□轄寧武將軍趙延進翰林使杜彥
圭崇儀使蔡玘屯定州河陽節度崔彥進西上閤
門副使薛繼興供奉官閤門祗候李守斌屯關南　是
月內侍趙守倫於幽州城外及緣路收得馬五千七百
餘匹又於涿城涿州收得戎人敗散馬及橐駝萬餘匹
八月一日契丹鶻兒等二十八人來降並賜以衣服
錢帛　五日西京留守中書令石守信責授崇信軍節
度使依前兼中書令彰信軍節度使劉遇責授宿州觀
察使坐以所部兵從親征并還失律故也又詔光州刺
史史珪責授定武軍行軍司馬坐攻范陽城逗撓故也
九月五日詔忻嵐憲州緣邊諸寨不得縱軍士入蕃

界打刦以致引惹賊衆如入界打刦即於要路等截掩殺若須酬賽者非有宣命無得出境　九日詔内衣庫使張紹勍六宅副使何繼隆南作坊副使李神祐北作坊副使劉承珪馬步軍副都軍頭錢俊李延渥率兵屯定州以備戎寇　十一日嵐憲巡檢王延貴言緣邊巡檢使臣差人入北界刦掠利於羊馬無益朝廷若是蕃寇侵擾動須要酬賽即具事奏乞旨知會合兵馬掩殺及起揭入户庶邊界安靜從之　十月契丹來寇關南劉廷翰崔彦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之遇于遂城西徐馳二河閒斬首萬二百級獲馬萬匹生擒酋長三人追奔二十里餘老幼三萬餘口及兵器車帳攻具甚衆　十

一月四日代州言契丹於雁門西遲胡谷南川下寨折彦贇與黔監董司恩劉緒巡檢侯美追擊之大敗獲鞍馬器仗甚衆　二十三日嵐州言破契丹千餘衆于三交口　二十五日忻州言破契丹數千衆斬首四十五級獲鞍馬鎧甲生擒十六人以獻闕南又言破數萬衆斬首萬餘級獲橐駞五十三頭詔並以分給軍校五年三月并代州潘美言契丹十萬衆寇雁門塞衆兵分水嶺臣令楊業董思愿侯美鄭貽達等率在外軍士救應與闘大敗之殺偽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生擒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誨獲其鎧甲軍衆銀牌印記戎器甚衆　十月八日命萊州刺史楊重進沂州刺史毛繼

美率兵屯關南亳州刺史蔡玉濟州刺史陳廷山屯定州單州刺史盧漢贇屯鎮州皆以備虜寇也　二十四日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袁信東上閤門使郭守贇弓箭副使李威儀鸞副使江鈞同護定州屯兵　十一月十三日車駕北巡十四日關南上言契丹萬餘衆來寇斬首三千餘級即日以河陽節度崔彦進為關南兵馬總管十九日駐蹕大名雄州言戎遁皆遁還候徼警乃以十二日班師初帝欲乘勝討幽州已命保靜軍節度劉遇為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總管陵州團練使田欽祚為都監威塞軍節度曹翰為東路行營壕寨兵馬總管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為都監又命宰相召翰林學

士李昉扈蒙問事之可否昉等上言曰北虜徼妖自古為冠来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輙率腥羶來擾疆場陛下櫛沐風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援民患蠢茲醜類畏威而逝因而前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匪人慕化之心倒垂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弔一方傒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輸是資況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極蕭然雖存偶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疲勞況今虜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耀戎容固足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中戒羽衛旋旆京師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勅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

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碁歲之間用師未晚帝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　是年奇嵐軍言戎人二百六十餘戶老幼二千三百餘口來附并州又言戎人二百三十四戶五千三百餘口歸附　六年正月易州言破契丹數千衆斬首三百級五月平塞軍言契丹七千人騎來寇出兵掩殺逼奔數里殺賊奪鞍馬器甲甚衆　七月嵐州言戎人五十三戶三百六十三口歸附率兵迎之虜騎奄至因敗其衆斬首七級九月易州白繼贇上言契丹來寇逆擊於平塞北斬二千級獲人馬器甲芻畜甚衆　七年五月三交上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二千級平其壘三十六俘老幼萬餘口入府州折御卿破契丹

萬餘衆於新澤寨斬首七百級生擒首長百餘人又高
陽關崔彥進敗契丹於唐興口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
馬數萬計 時虜衆三道來犯悉敗之 十月詔北邊州
軍曰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為家視兆民如子
兾咸登於富壽豈輕舉於甲兵況與契丹本通鄰好昨
以河東劉繼元不遵朝化盜據一方念彼遺民行茲溥
伐朕所以親乘戎輅直抵晉郊素無黷武之心蓋切弔
民之意而契丹輕舉戈甲輒來救援一鼓既平於并壘
六師遂指于燕郊靡辭六月之征聊報東門之役雖彼
曲可見亦罪己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等
所宜安懷無或相侵如今輒入北界剽畧及竊盜所屬

州軍以抵重斷所盜得物並送還北界 十二月日利月利没細兀瑶等十族附豐州王承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敗走之 事具豊州 是年明記卒其子常王隆緒立才十三歲偽謚明記景宗孝成皇帝改元乾亨 八年三月王承美又破契丹萬餘衆俘斬萬計 十二月高陽関捕得虜口言虜中種族携貳慮王師致討頗于近塞發城為備帝謂宰相曰戎人以剽略為務乃修城壘為自全之計蓋天亡之時也因委曲諭契丹衰盛情狀諭可討之計事具義兵 是年契丹改元統和尊母蕭氏為承天皇太后隆緒自號天輔皇帝 雍熙三年正月命天平軍節度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

奎部從官章河等鈞吳吏崔罗進三十餘將下詔三路北伐契丹自三月王師入北境所在城邑多降　太平興國九年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北虜亦盟發兵以援非大減兵力決而取之則可來之師勞為幾強之役且虜主年幼國事決于其母其大將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

又訪得隆緒與其母蕭氏在國中每歲冬月多居西樓或幽州北廟城彩新水每出漁獵常月餘乃還至春會遂樂河射鴨夏居炭山即上涇處有屋室宮殿蕭氏與韓私通遣人縊殺其妻遂入居帳中同卧起如夫妻共

案而食隆緒所居異帳相去百許步衛兵千餘人勝夫
三百八雜以藩漢女奴國事皆蕭氏與韓參決又近年
醫工迪里姑及北大王孫弟子將軍二人部族有竊議
者為其窺所告蕭氏盡殺之隆緒亦恐其事畏不敢發
然蕭氏亦常懼及禍每歲正月輒不食葷茹大修齋會
及造寺與復度僧結而氏性殘忍多殺罰有機罟其下
皆畏服焉帝聞之遂下詔三道進討曹彬崔彥進不信
自雄州入田重進趣飛狐楊業出雁門赴期齊舉焉
五月曹彬之師與虜戰不利彬收餘衆宵涉巨馬河臨
易水張榮馬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台彬
彥進等赴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美等上

言雲應寰朔州氏五百戶及吐渾突厥三部落安落等族八百餘帳久困戎虜善接王師願移舊地南居忻代之境詔美與河東轉運使分置于河東管內計口給閑田為業永與租役如安置不盡即分于次南州縣不得擾動務使安居　至七月又詔樞密都承旨楊守一等往并代州起遣赴河南府孟曹汝洺等州給與空閑地土居佃元為永業　時潘美等以所部兵護送其人為虜所敗楊業陷焉事見出師門　十二月五日定州田重進言入虜界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千餘人及獲牛羊積聚器甲甚衆　十二日瀛州言都總管劉廷讓率兵與虜遇于君子館接戰會天大寒王師不能彀弓弩虜騎

衆圍我軍數重廷譲先約別將李繼隆率精兵從殿緩急爲救時已被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譲力不敵全軍陷没得麾下它馬乘以遁與數騎獲免先鋒六宅使賀令圖武州防禦使楊重進陷焉　二十五日代州副都總管盧漢贇言北虜南侵臣率所部兵于土鐙堡掩襲斬首二千級獲馬千餘匹車帳器甲牛羊甚衆是冬又寇易州州遣强壯指揮使劉鈞等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　四年正月十二日詔應幽州邊境背没軍人等或因事疑阻或負過逃亡豈所願爲蓋非獲已用推恩信特示招携今後有能自北界脫身來歸朝廷者並不問罪依舊隷軍類如曾

受契丹丹補置者並與爲命職官仍令沿邊州縣隨處
支賜衣服續食部送赴闕下　二十三日詔曰朕恢纂
丕圖撫綏四海不敢暇逸常懷戰兢幸屬書軌混同歲
時豐稔而犬羊肆暴敢犯封陲俘掠人民焚蕩廬舍農
桑廢業閭里爲墟言念生民罹其荼毒爲之父母實切
痛傷宜覃雨露之恩以表君親之惠應行營將士因陣
敵不利捐棄兵甲潰散者並不問罪各依舊兵籍收隸
應沿邊城堡曾爲契丹攻圍其中將校備禦有方功勞
可紀者委逐處分析聞奏當加旌賞軍人歿于行陣及
百姓被契丹殺害無主收瘞者所在破官錢埋瘞軍人
除賜贈外特支半年廩給死事使臣將校子孫並與錄

用應緣契丹入界草寇因而聚集及逃亡軍人曾行刦掠者並釋罪限詔書到一月許于所在陳首軍人依舊隸軍籍百姓並令歸農限滿不首即論其罪應經契丹剽掠處人戶雍熙三年以前逋欠租調並與除放仍更給復一年朕撫理失中委用乖當是使邊陲之俗陷于塗炭之災咎由朕躬禍及黎獻永言痛悼勿忘于懷先是自歧溝關敗諸將多坐黜免既而戎虜復入寇帝念無可遣者劉廷讓宋偓張永德先皆罷節鎮在環衛帝欲令擊虜自効因遣三人者分屯邊郡以禦之未幾廷讓又敗于君子館士卒前後死者數萬人沿邊諸郡創夷之卒不滿萬計皆無鬬志河朔震恐悉科鄉民為兵

以守城符內徙未嘗習戰鬬但堅壁自固不敢禦虜勢益振長驅而入連陷深祁德等數州殺官吏俘虜士民所過郡縣堅壁不下者悉俘取村中士女大掠縱火所在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甚苦焉又徙定遠軍城中之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郎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虜遂引去帝哀痛之故有是詔　端拱元年十月豐州王承美言契丹於州界多屯兵甲剽掠蕃部帳族驅虜人口當州漢兒隔在毛駝山東黑山內藏避至今三年無兵士救應契丹三次出兵捜促臣皆殺退降詔褒美之　十一月定州郭守文李繼隆言北虜入寇與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宰臣率百寮

詣崇德殿稱賀　先是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郭守文入辭帝諭之以用兵聖略云夫用兵者先須料敵知其强弱明于動靜賞罰必當但戢兵清野此大意也鎮定高陽關三處控扼來往咽喉道路若是蕃賊不顧前後容易矜驕則用兵掩殺萬不失一假如馬一指揮選取驍勇者弓箭鎗劍間雜分作十隊若十指揮即為百隊乃至四三四百隊亦准此例今于諸班內募願指揮者分充押隊若虜敢衝鎮定兩來不要便殺但為詐怯連馳以間狀當立發騎下精銳向北逆去度彼事勢偷取蕃號必然穩便則分布隊伍縱兵亂殺若是得勝盡殺取若是未捷各歸城寨此百戰百勝之謀也苟隨機所見

別有陘便亦不拘此至是契丹來冦中山守文興繼隆
出精兵背城而陣蓄賊盡銳來薄我師繼隆號令將士
一鼓而破之殺獲甚衆　二年正月詔問文武羣臣詢
平虜之策吏部尚書宋琪上疏獻十策曰一契丹種族
二料賊甚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
七和蕃八饋運九収幽州十滅契丹一契丹匈奴之別
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邪山疆土幅員千里而
近其王自阿保機始强盛因攻渤海死于遼陽妻述律
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把關而還死于殺
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
南侵被殺于火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為睡王為

永康之子明記所纂明紀妻曰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所生也晉末虜主殁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約三萬人騎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年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越謂國舅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昔年犯闕時令劉琋在廷勲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好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達靼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

属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
雁門已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晋
割以賂戎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虜主南侵
其衆不啻十萬虜主入界之時歩騎車帳不從阡陌東
北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
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交相伺邏謂之欄子馬戎主次
角為號衆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只折木稍屈之
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壍柵之備或聞聲言斫寨之者皆
不實也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
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乾乘之所以新覊戰蹄有餘
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

道冒夜舉火工風皃柴饋餉自當退敗無可散而復聚
寒而益堅盖並踵裹騎士之故此戎之所長也中原所
長秋夏霖潦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
也財豊山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
虜之計每秋冬時河朔軍州緣邊柵寨但專守境勿輙
侵漁令彼生詞尋戈有謂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胡輩
萃至黑雲彌日胡雪迷空鞍馬相持陰穢之利所宜守
陴坐甲以逸待勞其騎士并屯於天雄軍貝州磁相以
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
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
合國戎羯比以一郡貔貅雖勇懦之有殊恩衆寡之不

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領前軍以通侵軼只于天雄軍
邢洺貝州以來設將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
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
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已
降更除三五人蕃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臨事分
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
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梢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
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
刀手恰百條除弧弓劍骨鋜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
相傳之時無間寧薄十分作氣搶突交衝馳逐往來後
陣交進虜若東我深入陣身之後更以有馬步人五千

分為十頭以橦竿鐙弩俱進為迴避之舍也陣梢不可輕動蓋防橫騎衝突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虜冦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故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誡也是以開運中晉軍猗戎不習支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昔軍之處盡併力禦之然後以任人不當為彥澤所誤如析木殺獲驅役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後設息兵之謀雖降志以難甘亦和戎而為便魏絳嘗于五利奉春僅得其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

詩美宣王薄伐獫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也于兩河諸郡調民運粮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為國北門押蕃重慎養兵數萬計慮乃其常矣每遵調發惟作粮糗之備入蕃旬決節軍食月賚每人給麵斗餘盛之於橐以自隨征馬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銜官子弟勠力精勤之謂也一月之粮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圖轉饟亦未為晚伏以國朝大舉精甲討除戎寇靈旗所指

燕城必降而虜所趍往或落其便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有陽城之圍盖界河之北陂泺坦平北路行師校戈散地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不測其深淺必與迴轅西適山路望令大軍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涞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粮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瞰燕城纔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舍連延溪澗相接樵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寘王師備禦之方然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胡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之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水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

作鎮之時欲過西衝曾塹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
往度河壖中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斷戎之右臂也仍
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已來
山中把截此是新州大路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
桑河偏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于燕丹
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
于駐蹕寺東畎入郊亭淀三五日彌漫百餘里即幽州
隔在水南王師可于州北擊浮梁以通北路戎騎未援
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
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
以鎮之數優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男守光

之時皆刺面為義兒伏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彼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虜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補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雜虜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為王仍賜分器鼓旗車服戈甲優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洎克平之後宜令守臣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于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

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虜渤海以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于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中虜亦遷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戎醜虜悉為王民釋左衽以服衣冠去惺而慕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莫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戶部郎中張洎上疏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賢論之詳矣繕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鋋

而四戰決勝負于一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衆戰于茲邯鄲被蹂躪之虞上谷失藩籬之固飛芻輓粟千里騷然丁壯斃于轉輸膏血塗于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運宸謨自今夏已來方隅稍定稞粮以濟城邑粗安然而胡虜之情變詐難測慮朔風漸勁塞草具腓乘大漠之苦寒率穹廬之醜類南下燕趙復恣憑凌勝敗存亡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杼柚其空邑里丘墟黎元蕩析儻後日之戰復有敗將覆軍之禍趙魏鎮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之事去矣國家失薊北關塞之險亡捍守之處是上策不能舉也頓兵平野與匈奴較勞弊已甚勝負未分是下策不足恃

也審觀天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休兵息馬已還其庭宜因此時舉通和之策夫屈伸變化與道汙隆轉危就安聖人之務也昔漢高祖奮布衣起豐沛誅暴楚滅强秦不五七年平定天下而雄圖大略自軒昊已降未見其倫以天子之尊唯有魯元一女及出師朔野困于白登爰從說士之詞遂舉和親之策迨及文景承先代之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悅海内田賦三十而稅一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内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延夫賈誼為謀議將帥之臣二十年間天下刑措巍巍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火照甘泉軍屯細柳則飾宗室

之女出聘單于夫以高帝之雄才文景之淳化豈力之
不足而德之不至也而與之通好者蓋視夷狄猶禽獸
耳安肯耗竭中國事無用之虜傷害仁義與蛇豕爭鋒
乎前代論夷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豈求功
業于其間哉觀與冊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惟聖人能
之結好息民正在今日儻或上天悔禍醜類懷仁奉大
國之歡盟息邊城之烽燧誠宗社之福也夫盛衰之理
有數存焉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版蕩唐室勃
興高祖太宗肇升天位英衛房杜為佐命之雄而頡利
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車駕以啟其夙好廣輸財貨
以厭其心貪歲月荐更犬羊寖弱李靖以數萬之衆擒

而滅之此王者家垢俟時殲強敵之明效也今契丹嬰臣擅軸牝雞司晨卑于閉幽權移于母后于越強大地處于燕疑犬羊之衆雖繁攻奪之形已兆況滔天滑夏極惡窮凶以人事言之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于廬帳矣國家暫時降屈以濟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恃憑種落張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綏懷然聖人屈已濟物之誠已彰灼于天下矣疏奏頗采用之七月大將李繼隆送芻粟入威虜軍虜將于越率衆萬騎來邀我師爲都巡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二河間殺其大將一人號皮室者虜相也衆大驚擾于越乘善馬遁其下相蹂踐死者無數　十一月以契丹偽命南

大王兄子耶律昌時領涿州判史　淳化元年十月遣寄班殿直張明至定州諭旨都總管李繼隆曰若將來北虜入寇朕當親討勿以為慮繼隆上奏曰建師行師乃舊國之舊制臨陣忘死蓋臣子之常規豈有身握中權坐食豐祿不念扞城而禦侮更煩清蹕以省方夙夕自思啟處無措如臣者頃蹤有素材智淺闇獲執干戈以備將帥臣之幸也而自犬戎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乏治兵之謀枉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志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蠢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于天步今者遽聆聖誨將決翼行長驅

組練之師徐稜和鑾之馭宣威朔野閱羅穹廬然則審畧縱横宸嚴震疊克平多壘將在匪朝然而一人既行百司景從千乘萬騎雷動風趨郡縣供饋以斯勤次舍驅馳而甚遠況乃窮荒殘孽醜類微妖責在帥臣決朋殄殲臣雖駑弱誓死爲期仰望鴻慈特寢兹議是歲虜亦不敢大為邊患　十二月四日契丹偽官室种末弁授順州刺史种時言虜相室昉之子也　二年虜遣人至雄州求通好總管劉福以聞帝遣中使秦守恩謂之曰朕以康民息戰為念固無辭于屈己後有來使當厚待之勿拒其意既而使不復至　至道元年正月首領韓德威率數萬騎誘近蕃勒波馬尾族自振武入寇大

敗之　先是虜與賊還相結以窺邊境帝密授神筭于府州折御卿為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于子河汊勒波等族乗虜之亂詐為府州折御卿之兵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大尉司徒舍利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波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内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于河南自撫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帝謂左右曰此戎輕進易退常誡邊將不得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奇兵以斷彼歸路因而擊之必無遺類今果如吾策左右呼萬歲　三月新羅人二人自契丹來歸入見崇政殿各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稱在契丹十一

平教令學此有五十八人同技常令吹之其聲重濁舊屬大樂如調角間其曲云是單于復小弄契丹每軍行則吹此詔各賜衣服緡錢使隸軍籍　四月虜數千騎寇雄州為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　二年六月仡党族首領迎羅信及長嗟黄屯三人諸府州內附云春初契丹將韓五押領兵來剽略遂與戰殺獲多又擒大將妲連舊居山後今乞渡河居于勒馬尾族地詔安撫之各賜錦袍銀帶器幣等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定州部送投來契丹骨初等三人詔賜錦袍銀帶緡錢給田處之　二月以契丹國太妃迴國軍將劉恕補外州鎮將賜緡緣恕挈其屬三十餘人歸順故也　七月契

丹于越王下五寨監使馬守玉與其弟植于寨使守琛
雕錮寨使王知遇等百七十五人挈族來歸帝召見因
問守玉事于越月廩幾何對歲給粟百斛亦虛名耳暴
斂重役不任其苦詔賜衣服銀帶給田處之　二年四
月北大王帳下左教練使楊贇挈其族歸順賜繒帛補
外州鎮將給田處之　九月契丹數萬騎來寇三路先
鋒田紹斌石普與知保州楊嗣逆擊敗之于廉良路殺
二千餘人斬五百級獲馬五百匹　十二月二日下詔
幸河北督諸將進戰事具親征門　十日知冀州張旻
敗契丹于城南殺千餘人奪馬百餘匹　十四日威虜
軍言戎人來寇官軍擊敗之殺其首帥部下潰散　十

八日左侍禁閤門祇候衛居寔自府州馳騎入奏東州駐泊宋思恭與知州推惟昌鈐轄劉文質等入契丹五合川破抚黃太尉寨盡殺虜衆焚其車帳千五百餘所獲戰馬牛羊萬計鎧甲弓劍千事賜居寔錦袍銀帶衆帛還供奉官就賜思恭等錦袍金帶立功將士并升擢之蕃部首領有功者賜物有差

三年正月六日戊人冦河間王師不利高陽關都總管康保裔力戰數十合援兵不至保裔歿于陣三路都總管傅潜都鈐轄張昭允坐逗撓不出師貸死流房通二州虜兵縱掠遁去

十二日高陽關貝冀路總管原本缺名遣寄班侍禁郭筠馳騎入奏今月十九日領兵追契丹至莫州東三十里

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所虜老幼數萬鞍馬器仗不可勝紀餘寇遁逃出境宰臣率百官稱賀六月詔曰天高所臨是惟王土雖戎倫于益俗久隔皇化願念赤子孰非吾民如聞邊隅頗縱驚擾殊與綏懷之義寧忘矜惻之心自今緣邊百姓不得輒入北界刦畧違者所在捕繫具獄以聞　九月契丹偽應州節度使蕭轄剌肯頭姪拾鶻也哥判官吳拾得歸順以肯頭為右領軍衛將軍嚴州刺史賜名懷忠拾鶻為右監門衛軍賜名從化也哥為右千牛衛將軍賜名從順吳拾得為右班殿直賜名忠諒仍各賜冠帶銀帛緡錢鞍馬　十二月契丹稅木監使黃嗣茶酒監使張文秀閻城使劉繼隆張顯

各等其屬歸順賜冠帶袍笏舍于歸明班院驅等皆于

趨之使也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契丹王子耶律隆慶

下內四支班首無北宮都傳因屬審及其弟從壽來歸

補鳳容三班奉職　十月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言破契

丹于長城口殺獲甚衆漸近戎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

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　十一月北面王顯言

前軍與契丹遇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命大王統

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得偽印二鈕以羽林軍為

文汊甲馬甚衆酋領遁去餘衆號慟于野先是詔增高

陽關三路騎兵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騎兵三

千陣于光鋒之前別命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

奇兵以備邀激荆嗣領萬人斷西山之路繪圖以示行營諸將會斥候者言戎人首領尚在炭山乃急從定州來幾數萬已塞故大兵不得進擊議者惜之　閏十二月北虜偽閤門使寇卿子用和繼忠歸順以用和補三班奉職繼忠補外州鎮將又有李紹陞者同時來歸補三班奉職　五年正月契丹貴將蕭繼遠清吏劉澄張家挐族歸順並補三班借職　四月以契丹入寇令邊臣日具事宜飛驛以聞三日一遣指使入奏是歲虜騎稍侵掠邊界皆所在擊走之　七月契丹大林寨使王昭敏等歸順賜衣服帛帛補昭敏鎮將餘于許州給田居之　六年正月知雄州何承矩言北界賊馬傷殺候

望兵士奪馬二匹又偽新城都監神文煦諭新塚九村民恐有虜掠臣已諭令少出入其榷場商旅如常詔曰卿從疆境再議榷場許其往来通乎貿易守臣之意益在綏邊犬戎之心屢聞背惠往事非遠明驗可知汝等亦宜熟察前後端由深詳胡虜情志但慮終難馴致尤須過作隄防至于遠達言詞未可便為誠寔但與領其来意常須辯彼姦謀動傾機宜即副毗倚初承脈首議興榷場將以漸通懽好而戎狄無厭或肆充醜常慮詠矩輕信頗弛邊備故有是詔　二月契丹平州牙校韓守榮北寨相親吏劉廷鳳張希正来歸並補三班借職
四月三路都總管王超言契丹南冠發步兵千五百

赴定州望都縣南遇賊逆戰殺戮其衆賊併攻南偏出
陣後焚絶糧道人馬渴乏將士被重創賊圍不解衆寡
非敵二十詰旦副總管王繼忠陷没臣等即引兵還州
詔發河東廣鋭兵三指揮由土門趨鎮定邀擊之虜衆
遁去　七月契丹僞供奉官李信来歸補供奉官賜器
幣冠帶信具道中國事以間信云明紀四子長即隆緒
也今年三十三次隆慶今年三十一次隆裕小名南二
僞吳王今年二十五幼曰鄭哥早夭三女長曰燕哥今
年三十四適蕭氏弟北宰臣留住哥僞駙馬都尉次曰
長壽奴今年二十九適氏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
奴今年二十七適野母弟肯頭延壽奴出獵為鹿觸死

蕭氏即綴肯頭以狗莫明記妻蕭氏今年五十蕭氏二妹長適齊王爲稱太后末冒封册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西捍達靼盡降之因謀率其衆奔骨歷札國結兵以篡蕭氏蕭氏覺之遂易其兵以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寘毒蕭氏爲婢所發配殺之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十餘騎其爲命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餘常衛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即入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古遼陽城即號爲文法使印八角而圓又東

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真東瀕鴨江即新羅也　景德元
年正月北面上言契丹奚王及偽南宰相皇太妃令公
各率兵四萬餘騎自鳌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塞軍及
故城容城帝曰胡人利於野戰繕完城堡或非其意第
詔將帥謹斥候治方田又諭王超等以便宜從事押陣
使臣悉稟超節度　是秋板給軍都監耶律吳欲來降
補三班奉職又林牙使攝推官劉守益及其兄恕相繼
來降　九九二十四日北面言契丹與其母舉國入
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總
管等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翌
日攻北平總管田敏擊走之又東侵保州振武小校孫

密領十卒探虜事中路遇虜前鋒密等依林木設以待戎人下馬以短兵格鬬密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虜進攻州城又不利而北自是虜主與母并統軍之兵合勢以攻定州王師陣于唐河厲兵蓐食以待之其輕騎為我稗將所擊遂率衆來駐陽城淀　二十八日岢嵐軍言虜騎數萬來寇率兵擊敗之俘獲甚衆翌日再至又擊走之　十月四日府州折惟昌言準詔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朔州界前鋒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　六日北面上言戎主與母率衆至唐河三路都總管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獲戰緣胡虜河而東虜遂

南燭攻瀛州詔威虜岢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領兵深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　二十五日威虜岢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並上言擊破契丹羣臣奉賀　二十六日契丹遣人以前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奏乞許通和詔以殿直曹利用為閤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往荅其意

先是虜自唐河敗後即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王繼忠詣莫州石普且致密奏願通和帝召宰臣議因曰朕每念往昔全盛之世無不以和戎為利朕即位之初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嘗念自古獯鬻為中原彊致(敵)嘗(非)念(懷)之以至德威之以

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伏令語德則比屋之俗尚媿
可封言威則戎稜遺功未復燕土此奏雖至亦恐未誠
畢士安等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況丘歲契丹歸款之
人皆言其國聚謀常以聖德兼備精于求理軍國雄富
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畧鋒氣屢挫雖
欲罷去且恐無名今茲勤請諒必非妄帝曰卿等所言
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誠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
之後必有邀求至于利衆從人安民屈己時遣使命遺
之貨財所可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求必須
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遂以手詔諭繼忠曰朕
君臨大寶子育羣氓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

武邊防之事汝素備知向因何承矩上言已差使往其時亦乞所奏令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若諸偃革亦協素懷儻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至是繼忠有奏至乞早遣一使來賜開諭又以手詔募神勇軍士李斌賫赴虜寨時議擇使侍書帝曰既須忠義之人亦須粗有識略然不必拘其位秩樞密王繼英等曰曹利用常承受延州奏事可與兹選遂有是命

十一月一日北面上言虜衆急攻瀛州晝夜鼓譟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虜人乘城城上發矢石巨木擊之皆墜戎主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為城兵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萬

既而虜兵又逼冀州知州王與擊走之戎人攻瀛州城攻城戰具皆制度精妙鋒鍔銛利梯衝竿牌悉被以鐵城上掛版方數寸集矢二百餘　十八日以車駕北巡命李繼隆石保吉等為駕前東西排陣使事具親征門　二十日駕前排陣使言契丹遣門人孫崇等齎王繼忠奏狀至詔督利用往彼時利用已次天雄知府王欽若鈐轄孫全照留不遣虜又致劄遂令繼忠為奏曰昨十月六日石普差人送到手詔北朝日候朝廷使者今尚未至乞早差人至此商量見今頓兵不敢虜劫必望聖慈早降宣示免臣失信遂有是詔　二十一日車駕次長垣契丹人遣使李興以王繼忠奏至乞曰自澶

州別遣使至兗成禧緩語以前意答之　二十二日詔滑州張東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塞河水二十四日散直張皓自貝州薊王繼忠奏狀至行在皓道出契丹寨為胡騎所引至虜主及母車帳之前面諭者久之且令赴天雄召曹利用既而利用未至張皓獨還具國主及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命繼忠以狀來奏具言契丹不敢刼掠以待王人帝曰戎人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衆為念固已許之然彼尚率醜類深入吾土又河冰已合戎馬可度亦宜過為之備朕已決成筭親勵全師况狄人貪惏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于一戰殄茲醜虜可再督諸路將帥速會駕前

仍命樞密陳堯叟乘傳赴澶州北寨密諭將帥整飾戎容以便宜從事　十二十五日李繼隆等言戎寇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大軍既成列戎騎止而不進臣等分伏牀弩控其要害有戎帥異其旗幟出行軍伏弩發殪之見其數十百輩競前與曳而去戎師悉遁去所害者即順國王撻攬也有機勇所領皆銳兵及是戎人喪氣胡騎漸北至夕但時命輕騎來窺大將軍　二十八日曹利用至自契丹與其使左飛龍使韓杞同至　十二月一日對韓杞于行宮之前殿杞入跪授書函于閤門使捧以升殿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受而啟封宰臣等讀訖乃命

杞升殿跪奏云國母上問聖體是日杞入辭賜鞍馬襲衣金帶器幣復命利用同往初利用至虜中待之甚勤戎母見于行車中親與飲食設横板于轅上布食器戎主與其臣重行而坐屡慰勞利用及與杞皆至果州求關南地為言帝以事在前朝不許因謂宰臣曰朕初覽繼忠密奏即與卿等共議為民屈己誠所不辭但慮以關南地為求今果有此卿等以為如何宰臣等曰臣等欲望禮遣信使答其来書且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戎或歲與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帝曰朕守祖宗之基不敢失墜所言關南之地事極無名必若固守朕當決于一戰所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或歲以金帛濟其

不及朝廷之體故無所傷可復其來書令曹利用與韓
杞口述欵事不必形諸翰墨也利用再至契丹帳數沮
給地之議接伴高正遂曰今歲引衆而來本謀関南之
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
專對有死而已如其不恤後悔尚以割地為言則地不
可以歸兵亦未息矣國主及母聞之即令繼忠見利用
且道修好之美且言早結懽盟再遂通好契丹所慮大
朝于淤邊創築城池開移河路廣浚濠壍舉動甲兵敢
望聖慈特賜鑒悉　五日曹利用與契丹使右監門衛
大將軍姚東之自戎帳齎書至命西京左藏庫使獎州
刺史李繼昌假武衛大將軍持答書及誓約與東之報

聘初韓杞與東之入見日各言其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主帝曰此必母專其政人不畏主詢于利用其言亦同仍云聞聽之閒蓋由其主不惠如是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母又以其國主并母先以御衣食味方物爲信因繼昌之行亦各送衣服藥味金器以答之時東之又因接伴使附奏已議通和北朝方收衆歸國頗慮沿邊諸州出兵邀擊望降詔約束詔如其請戒諸路總管諸州軍不得輙出兵馬　九日北面上言契丹未即出塞頗縱游騎掠擾鄉閭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城詔高陽關總管曹璨率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總管寧州防禦使張凝爲沿邊巡檢安撫使洛苑使李繼

和為副使六宅副使王懷鈞入內殿頭李懷岳為都監
選天雄屯軍二萬為殿後以躡戎寇如敢肆掠即所在
合勢剪戮仍賜王繼忠詔諭其事若有探騎遊兵請即
袖取仍聞諸頭寨猶帶老小前去流離愁歎誠可憫嗟
共守和平即宜歸復命澶州馬鋪小校華斌齎詔以往
十五日張凝等言戎人探騎各圍給北不敢侵掠
十八日李繼昌與契丹西上閤門使丁振奉其國主及
母誓書見于行在繼昌言虜中人情無不忻懌館設之
禮益加優厚其宴會勉遵漢儀而多雜虜法左衽之輩
動成褻慢上之人雖欲變之而俗不可易也帝曰比欲
令振隨至京師優加禮遇又以裁歸輦轂百司庶務各

涉勤勞思與休息宜就此賜宴即令朝辭是日宴于行宮振辞歸國命東上閤門使曹利用送至境上　二十二十詔錄契丹誓書盟約頒河北河東諸軍　二年正月七日詔諭緣邊知州軍等令各遵守契丹誓書約束不得輒與境外往還規求財利　十一日岢嵐軍請修舊方田大山軍請築月隄帝以違契丹誓約不許詔緣邊諸州軍契丹來獻雉兎求酒食者遣使齎至河外給之

二月十日瀛代州送投降奚契丹九人赴闕詔以請盟後者付總管司還之因詔沿邊州軍自今得契丹牛馬所在移牒還之漢口自契丹來歸者給資粮遣復本貫其所乘馬縱之勿令入境違者論其罪　二十五日

命開封府推官孫僅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始通信使也時議草國書令樞密學士院求兩朝遺草于內省悉得之凡所與之物皆約舊制而加增焉國母書外別致書國主問候而已自是全國主卒其禮悉如此例僅等廻具言自入境所過州縣刺史迎謁命幕職縣令父老送于馬前捧卮獻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杓漿水于門令接伴使察從人中塗所須即供應之所至民無得鬻食物受錢違者全家處斬行從芻秣之事皆命人掌之戎主歲避暑于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具館舍供帳接待之禮甚厚將延見有巫者一人乘馬抱畫鼓于驛門立竿長丈餘以石環之上掛羊頭胃及足又殺

大一以杖柱之巫誦祝詞又以臨和牛糞灑從者于是
國母屢延坐宴會張樂及辭賚以器服雜物馬五百餘
匹目邢勞至于餞飲所遺皆覘信詞禮恭恪以致勤厚
之意　四月詔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凡契丹遣入至者
優加犒設茶絹之外仍給袍帶時諸郡將吏至北界館
待甚厚故加禮以答之　五月二日雄州何承矩言契
丹新城榷場都監劉日新致書遺氈羊酒果詔承矩答
之答以樂物又嘗令拒馬河南百姓以摩光素獻承矩
報以醖酒真宗以謂疆臣閫遺固亦無嫌第令厚其酬
答　六月詔雄州契丹諸榷場求市馬者優其直以與
之　十月遣太常博士周漸假太府卿右侍禁閤門祇

候郭澂假西上閤門使為契丹國主生辰使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假秘書監衣庫副使丘守節假西上閤門使為契丹國母正旦使秘書丞張若谷假將作監内殿崇班郭允恭假引進副使為國主正旦使自是歲以為常

十一月二十九日國母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寧副使崇祿卿劉經來賀承天節奉書致御衣七襲金玉鞍勒馬四匹散馬二百匹錦綺春肉羊鹿舌酒果國主遣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副使衛尉卿張肅致御衣五襲金玉鞍勒馬四匹散馬二百匹錦綺弓天鷹鶻等對于崇德殿留寧委演戎人也以戎禮見賜以氈冠窄袍金鞢䩞經肅燕人也以華禮見賜以幞

頭公服金帶並加襲衣器帛鞍馬又賜隨行舍利已下衣服銀帶器帛有差宴于長春殿酒五行而罷初留寧等將見接伴李宗諤引令式不許佩刀至上閤門留寧等欣然解之既而曹利用以聞帝曰戎人佩刀是其常禮不須以此禁之即詔其自便留寧甚善劉綜等謂宗諤曰聖上推心置入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又舊制舍利從人惟上等入見自餘拜于殿門之外帝悉許其入見及節日上壽班在諸衛上將軍之下大將軍之上自此凡使至如此例 十二月國母遣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乾寧副使宗正卿高正國主同遣使左衛大將軍耶

主右金吾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披或銀

麄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押副之
錦緣帛皱皮鞾金玦束帶白熟皮鞾鞵細錦透背清平
内製御樣合線縷機綫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
羅押金線繡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綵
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二具白楮皮裹𨍏鞦二條紅羅
金銀線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黄樺皮纏楮弓一紅錦
袋皂鵰翎䎡角骲頭箭十青黄雕翎箭十八清法麹麹
酒二十壺蜜曬山果十株檽椀蜜漬山果十株檽匣烈
山梨柿梨四株檽𧿹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麵棗楞梨
棠梨二十箱麄杭糜梨炒十椀蕪荑白鹽十椀青鹽十
箱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其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其母又致御衣緞珠貂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粿果冥雜炒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白鹽國主或致戎器實鐵刀鷲禽曰海東青之類是歲帝以禮物宣示近臣又出祖宗朝所獻禮物示宰相其制頗朴拙今多工巧蓋幽州有織工耳目後使至必以所獻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及以果實脯腊賜近臣三次又遣庖持本國異味前聖節一日就禁中造以進御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戎使初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罐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氈冠衣八件金鞊鞢帶烏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疋鞍勒馬各折匹

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靴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疋
鞍勒馬各一疋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
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疋中節二十八人各寶照錦
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
紫綺襖及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疋並加金塗銀
帶上中節又加絲鞵就館賜生餼大使杭粟各十石麪
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酒各十壺副使杭粟各七石麪
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酒各十壺冰天節各賜別衣一
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
園伴射弓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
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則遣近臣賜

設拜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豎球暈錦窄袍及衣七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並加金束帶雜花羅綾百疋從人各加紫綾花絁錦袍及銀器綵帛將發又賜銀器瓶合盈沙羅注椀等契丹主生日朝廷所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鞾二兩紅牙笙笛觱篥柏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三千疋雜綵二千疋法酒三十壺滴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母生日約此數焉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二十件雜色羅綾紗

穀絹二千疋雜綵二千疋　三年十二月契丹使耶律
阿括有疾不入帝遣醫官副使霍炳等診視之時阿括
不赴得上壽及齋筵深自懸恨帝曰所差醫官止令診
脉處方如有藥餌令自和合其使副又須求藥餌得即
對面服之雖相示不疑然慮久或有不可療者自今朝
廷宜以醫官隨行則彼亦必使醫官同至也　是月契
丹使蕭漢寧至時元日會朝賀漢寧自言不習漢儀願
不給朝服副使吳克昌等亦言與大使同攸班難衣朝
服詔聽自使　四年四月接伴契丹使王曉等言嘗使
契丹見國臣寮每見即就來趨揖詢問朝廷臣寮舊曽
奉使至其國者動靜安否臣具實對之認其上下情寬

無精粗具契丹人使到闕有曾奉使契丹者乞語諭亦許令趍揖談問其安否所貴示之無間人得歡心從之時内殿崇班高繼忠亦有此請並可其奏　是歲戸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等使契丹還上虜中事且言虜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幅巾雜胡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辨器械糗糧蓄法極嚴死者必屠害慘毒虜者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　四月莊穆皇后上僊帝謂宰相王旦等曰后崩合遣使赴告契丹否旦等曰令使赴告或令邊臣録告之皆可帝曰於禮宜赴告然每歲命使頗聞供億勤至今若遣使則自兹兩國凡有大故各須黠傳交馳益增煩擾矣乃詔邊臣

侯北境遣人詗問即錄詔報之仍諭盡意　十一月河
東轉運使言唐龍鎮來璘來美等爲西路契丹所掠美
即璘之季父入依府州與來懷正同族不相能故懷正
召戎破之以報怨樞密院陳堯叟曰璘美等亦窮而款塞
早者常持兩端且非富强之族但據險阻恣爲觀望朝
廷征之則趣河之東地曰東壖契丹加兵則趣河之西
地曰西壖界卒騎兵所不能及詔候契丹使至以其事
諭之　是月契丹使耶律元至又令庖人來獻蓄食蕃
俗家饌狸那發土得之如大鼠唯供母主至是挈數頭
至日飲以羊乳帝許其饌告進入擇味佳者再索之使
大感悅　是年麟府路言契丹率兵捕賊至境上恐謀

侵軼帝曰此疑之過者遣內臣視之果報盜馬舍利而